

淨土大經解演義節要—教學最大的困難在哪裡？（第九
九六集） 檔名：29-519-0996

今天，我們講普遍來教學，教學今天最大的障礙、最大的困難在哪裡？學生沒有恭敬心。世出世間法，沒有恭敬心什麼都學不到。你看印光大師教給我們，那講學佛，學佛跟學世間法沒有兩樣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現在是一分誠敬都沒有，這學生怎麼教法？要把學生的誠敬心把它喚醒，不是短時間的事情，就是要有好榜樣。要讓這些年輕人親自看到，他覺悟了，他學好了，回家會孝順父母、會尊敬尊長、會友愛兄弟了，誠敬心才能出來。沒誠敬心，沒法子學。現在的年輕人心浮氣躁，中國國內我知道的很少，我不曉得，我看到是外國的。我在國外，也是好幾個學校的教授，掛名的，只上過二、三次課我就不再去了，為什麼？學生沒有耐心。學生聽講課的時間，大概只有十分鐘到十五分鐘，然後就眼睛都到外面去了，交頭接耳，心不在焉，那還講什麼？講過幾堂課之後，我再不講了。我在學校裡，喜歡參加教授的座談會，我們教學經驗的交流，我倒很樂意跟這些教授們，年齡跟我也差不多，他們能聽得懂，有很多共同的感受。所以恭敬心不能沒有。學《弟子規》、學《感應篇》、學《十善業道》，恭敬心才能夠生得起來。你遇到真的好老師，真正有學問、有德行的，你一點恭敬心沒有，他不曾教你，他會對你很客氣、會讚歎你、誇獎你，把你打發走。為什麼？他教你東西，你吸收不進去，難在此地，不是不教。

我年輕的時候讀書，是在災難當中，二次大戰、中日戰爭，天天逃難。八年抗戰我走了中國東南十個省，那時候走路，沒有交通工具，所以失學三年，學業沒有完成。喜歡讀書。到台灣之後，舉

目無親，必須自己照顧自己生活，找一份收入非常微薄的小工作，哪有時間去讀書？年輕，喜歡哲學，知道有個哲學教授，同鄉，桐城人，方東美先生。沾一點同鄉的邊緣，雖然不認識，我給他寫一封信，要求他准許我到學校去旁聽他的課程。我的信寫得很規矩，寫得很工整，我也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他看。一個星期之後他回我信，邀我到他家裡見面，去看他。見面之後，他就問我的學歷。我說我初中畢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逃難又逃到台灣來了。他問我，你有沒有欺騙我？我說我不敢欺騙老師。老師告訴我，你寫的信、寫的文章，我們學校學生寫不出來。他在台灣大學教書，他教博士班的。我就告訴老師，我雖然學業沒有完成，我喜歡讀書，再苦難的時候我都不會離開書本，可能是這個關係。我們只是那一點恭敬真誠的表現，老師最後告訴我，他說現在的學校（六十年前）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你要到學校來旁聽你會大失所望。我聽到這個話，心裡很難過，為什麼？老師拒絕了。我這一點希望泡湯了，心裡當然感到很沮喪。老師大概是沉默了五分鐘，告訴我，他說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。我跟他的哲學是這麼學的，這個連作夢都想不到。你要問，什麼原因？學生對老師的恭敬，沒有別的，跟他不認識，頭一次見面。

我寫的信是寫的工楷，小字，像現在很多人給我寫信很潦草，那個老師早就丟到字紙簍去了，理都不理你，你一點恭敬心沒有。打字打出來，不行，要自己親筆寫，那才表示你的恭敬。這恭敬是從小父母教的，以後占這麼大的便宜。我親近方老師、章嘉大師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沒有別的，就是那個恭敬心。對我所學的東西我尊重，尊師重道！對於老師畢恭畢敬，所以老師對我的待遇就特別了，不敢想像的。沒有交一分錢學費，完全是義務教學，一個老師，一個學生，這樣教成的。我跟章嘉大師也是一個星期兩個小時，學

生就我一個。只有在李老師學經教、學講經的時候，他開了個班，同學有二十多個人。這二十多個人，到今天真正講經，一天沒有休息的，只有我一個。

所以我對於印光大師這「誠敬」兩個字感受非常深刻，沒有誠敬心，再好的老師對你沒用處。真有誠敬，不在老師身邊，都會有殊勝的成就。今天東北劉素雲居士就是個好榜樣，那真的是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她沒有在我身邊，只是聽一套光碟，《無量壽經》的光碟，大概是一九九八年時候講的。她得到這一套，那個時候是用錄音帶，沒有畫面，只是錄音，她得到一套這個東西，六十個小時。你看人家的學習，一天聽一片，就是一個小時，可是一個小時聽十遍，每天聽經十個小時，十年沒有中斷，就聽一部經，一天聽十遍。兩個月把這個光碟聽完，兩個月就聽了十遍，聽完之後從頭再聽，這樣聽十年。除了聽經，就念阿彌陀佛，她成功了，證明古人講的話一點都不錯，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」，給你證明了。戒是什麼？規矩，你能守住這個規矩，就是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你守這個規矩。一天聽十個小時，其他的時間念佛，這規矩。這樣用功，所以她那個病好了，得的紅斑狼瘡，比癌症還嚴重，好了，也沒有吃藥，也沒有打針，病就好了。

節錄自：02-039-0207淨土大經解演義